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82
15 September 198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百八十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9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阿里·沙姆斯·阿尔达卡尼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82次全体会议开幕。首先，我愿代表本会议向印度新任代表夏尔马大使表示热烈欢迎，与此同时，我愿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合作并预祝他在未来的重要岗位上取得成功。

按照工作计划，会议继续审议各特设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

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有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主席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的代表。

现在我请第一位发言者，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苏伊卡大使发言，他将介绍今天已用文号CD/874散发的该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苏伊卡先生（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

主席先生，在我向本会议介绍我有幸在本届会议期间担任主席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报告之前，首先让我祝贺你在会议通常较困难的最后一个月里，以有效方式履行了会议主席的职责。看到你这位伊朗的代表担任主席，我不由得借此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真诚希望已经在日内瓦开始的有关停止波斯湾武装冲突的会谈不久将产生全世界等待已久的有利解决办法。

今天我愉快地向本会议介绍CD/874号文件所载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全文在9月12日特设委员会的第21次会议上得到通过。在本年度会议期间特委会再次按照1984年首次接受的同样职权范围进行工作。这一任务在本报告的第1段中作了说明。

正如本届会议一开始时商定的，委员会处理了其初步结构所载的公约草案的全部条款。这项工作分别由捷克斯洛伐克的齐马先生、墨西哥的马塞多先生和日本的沼田贞昭先生担任主席的三个工作组进行。此外，我还就公约草案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举行了参加人数不限的磋商。在特委会的主办下并根据我的请求，瑞典的罗尔夫·厄克于斯大使召集了非正式不限人数的磋商，以便为化学工业的多边试

验性视察铺平道路。这些磋商的结果列入了CD/CW/WP.213号工作文件。我愿向厄克于斯大使表示深深的感激，感激他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所做的努力和成效。

七月份召开了一次来自许多国家的化学工业专家会议。我愿再次向瑞典代表团表示感谢，感谢桑特松博士在主持这样一次有价值的会议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如果我们读一下报告就会看到，总的说来，报告保持了以往历届会议的结构，和原有的格式。报告包含了若干部分，我愿作一简单扼要的评论。

在所谓的技术部分，我愿提请大家注意结论和建议，特别是关于在1989年会议开始以前分两个阶段进行的闭会期间工作的建议。一月份将在举行短期会议之前首先进行人数不限的磋商，由于我们已处在决定性的十分具体的谈判阶段，所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举行这两种会议。闭会期间的工作与公众舆论时常反复重申的要求及早缔结一项全球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的愿望恰恰相吻合。

由于我已经谈到了闭会期间的工作，我想借此机会通知各代表团，作为磋商的结果，我提议在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人数不限的磋商和在一月份的复会期间集中精力解决下列主要问题：化学工业中不生产化学武器核查的保密问题；安全销毁期内不受减损；国际视察团的准则；和第十条：“援助”。

谈到本报告，我请大家注意附录一。它代表了公约草案“暂定文本”的最新内容，从而反映了现阶段公约草案条款的详细制定情况。这正是它被视为报告的一个基本部分的原因所在。大家都会看到，许多重要领域已经取得了进展。对大多数条文和附件，都作了各式各样的修改，有些是实质性改进，有些是编辑校对。我想这些变动是各代表团所熟悉的，因此不需要专门提出来加以评价。

然而，我要指出的是一些我认为本届会议中的最重要的成就。对第二条，“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一词已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对第五条尤其是其附件，已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修正。对根据第九条有关一般视察规则的国际视察团准则的这一新加的部分得到了发展并取得了一致意见。然而，我想强调指出，尽管在本届整个会议期间我们大家都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但所取得的成果虽然重要，但——至少在我看来——却不能完全令人满意。

附录二代表了前一阶段的谈判材料。它载有反映迄今为止就公约有关问题所做工作结备的文件。其内容说明了它的过渡性质。对附录二补充了新的材料；其他内容则得到进一步发展或移到了附录一。但我感到，在某些领域我们本来是可以取得更多成果的。

因此，有必要将附录一和附录二看作是一个整体的两个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看待本委员会的工作。每个代表团将会根据自己的愿望分析和评价所取得的进展。谈到我个人，我只想说明，我们在一种良好的务实气氛中竭尽全力地工作，荣誉属于所有各代表团、项目协调员和那些不惜个人的时间和诚意把我们的工作推向前进的每个代表。

我非常感谢同我合作的齐马先生、马塞多先生和沼田贞昭先生。他们的发奋努力是我们在“暂定案文”中所取得成果的关键。我确信，我们将在闭会期间的磋商和明年一月份的复会期间仍旧继续保持我们的良好合作。我要特别感谢特设委员会秘书本斯梅尔先生和他的助手达比女士一贯忠于职守和不倦地努力工作。我还想向协助本特委会顺利而有效地开展工作的口译人员及所有技术人员表示感谢。

主席：

感谢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介绍了CD/874号文件所载的特设委员会报告。我还要感谢他对我的友好致辞，并祈祷上帝保佑他对我们地区抱有的和平愿望早日实现。我还愿祝贺苏伊卡大使成功地完成了其附属机构的工作。我将请本会议在我们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就CD/874号文件采取行动。现在我请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沃达大使发言。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欢迎你担任本会议的主席。你已经证明你有能力以智慧和外交才干带领我们成功地通过会议的末期。还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欢迎我们会议中的新同事匈牙利的沃尔高大使。作为一个与我们保持兄弟般密切关系的国家的代表，我国代表团必将象与他的前任，梅斯泰大

使一样与他密切合作。我还愿向我们中间的缅甸大使昂丹和印度大使夏尔马表示最良好的祝愿。我国代表团也期待着与他们两位保持密切的关系。

主席先生，现在请允许我宣读一下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就1988年裁军谈判会议结果发表的声明。

今年的裁军谈判会议恰好遇上多边裁军努力的一次重大事件——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原期望这两项事件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相互影响。首先原期望，裁军谈判会议将会在春季会议上加紧工作并能向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提交某些成果，这些成果若不是协议的最后定本，至少也应反映在单个项目上取得的大幅度进展以及恰当的既灵活又行之有效的组织范围结构。其次，还期望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能适当评价裁军谈判会议以及在其他裁军论坛上取得的成果，确认1978年和1982年联大的各自结论并为进一步多边裁军谈判提供新的推动力。

遗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做到这一相互依赖的行动的第一步，我们提交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报告总结了在1982年至1988年四月期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和成果，但远不能令人满意。虽然向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汇报了一些重要成果，其中首先是苏美两国缔结的中导条约；但我们会议的报告，除了表明在详细制定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取得了进一步进展并且大幅度提高了有关这一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之外，其他所能提供的东西甚少。这无疑又促使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处于既无法提出进一步多边裁军谈判的具体建议，又无法提高谈判机构效率的状况。社会主义国家认为，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工作和在会上提出的提案证实了多边裁军谈判应当发挥的重要作用。

意识到今年本会议再一次未能取得期待已久的结果，不禁令人沮丧。然而，更使人感到不妥的是，一年又这样白白过去了，而裁军谈判会议未就核裁军这一优先项目采取实质性行动。核禁试的情况也是同样，虽然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已取得了若干重要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依然认为及早详细制定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条约是制止核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最紧迫和重大的措施之一。应当通过一切途径争取在这一优先问题上取得进展。

本集团各成员国在对正在进行的苏美全面分阶段谈判表示支持的同时，重申它们极为关切裁军谈判会议内旨在及早实现核禁试的并行工作。在这方面，我们认为21国集团的职权范围草案(CD/829)是就该项目开展实际工作的良好基础。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支持最初由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于1987年4月非正式提出的建议草案，该草案后由捷克斯洛伐克作为CD/863号文件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充分理解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秘鲁、斯里兰卡、南斯拉夫和委内瑞拉关于修改1963年《部分核禁试条约》的提案。它们已经声明原则上支持有关扩大莫斯科条约范围将禁止地下试验纳入条约的意见，这种态度还反映在去年联合国大会上它们对有关这一问题的42/26B号决议的支持。

在核裁军领域出现了积极的进展。苏美两国的中导条约标志着首次真正的核裁军措施，规定了全部销毁两整类核武器。裁军谈判会议代表有机会目睹了苏联首次在伏尔加格勒地区销毁中程导弹。它显示了极高的政治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国家认为，本会议为多边形式的核裁军努力做出贡献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正如我们所希望的苏联和美国就大幅度裁减战略核武器达成协议时，这就变得更加必不可少。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欢迎印度提出的无核武器和无暴力世界的行动计划。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对在详细制订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措施方面进展甚微感到遗憾。有关该项目的特设委员会由于四年来一直按照并未规定谈判的同一职权范围进行工作，因而自1985年开展工作以来，无法在制定防止本来只应用于和平目的的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措施方面取得进展。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设法使现有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和工作计划尽可能富有成果和周密详细。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就是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讨论各代表团提出的建议上。因此，今年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集中讨论工作计划中的项目3。这一辩论很有用处，它使得能够展出所提出建议的积极潜力以及特设委员会所积累起来的大量倡议。讨论进一步证明，需要由专家们审查所提出建议的内容并对它们作深入透彻的分析，同时也要考虑到它们复杂的科学和技术性。它再一次证实了瑞典关于设立政府间专家小组的建议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赞成明年赋予特设委员会全面的谈判职权，使其能够谈判出一项或多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所有方面的协议这一首要任务。

社会主义国家对会议再次未能就议程项目 3——防止核战争——开始实际工作深感遗憾。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对任何程序性安排均可接受，但更支持由 21 国集团提出的职权范围草案，因为它目标明确并具有充分灵活性，既可以审议防止核战争问题又能审议一切有关事项。六届年度会议一再就项目 3 陷入僵局，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任何程序性安排都不能代替某些代表团所缺乏的政治意愿，它们不愿为减少乃至最终彻底消除核战争威胁而开始实际工作。

禁止化学武器仍然是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就一项国际公约进行真正谈判的唯一项目。今年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特设委员会已就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达成了一致意见，有关案文已经纳入了未来公约的主要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欢迎这一进展，认为它是对辨别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重要进程的实质性贡献。我们还欢迎在去年会议末才着手开始实际工作的第十一条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和平化学领域中的技术发展与合作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应当有其应有的位置，同时应将化学工业置于监督之下，进而对有关化学工业客观地实施某些限制。我们对目前第十一条的案文不能纳入“暂定案文”附录一感到遗憾。

现在更明确了根据未来公约设立的各机构的职能和相互关系，包括对技术秘书处具体职能的详细规定。就执行理事会的组成、程序和决策进行的积极协商显示出在某些领域各种意见有可能相互吻合。关于质疑性现场视察，已经讨论了在提出报告之后可能的程序结构并且目前已反映在附录二中。进一步发展第十条以及就最后条款所从事的实际工作也代表了今年会议的积极成果。提供给谈判的另一个积极因素是在多边数据交换程序中迈出第一步，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提供有关数据和提出关于交换范围的意见对此做出了贡献。应当继续和进一步发展这一进程。根据苏联在本届会议一开始时建议，进行涉及化学工业设施的试验性视察的多边实验并作出恰当评价也会有助于未来的谈判。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表示希望尽速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开展试验，以便使它在下届裁军谈判会议的初期阶段就对我们的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倘使要求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在下届会议一开始就着手化学武器公约的最后定稿工作将不无裨益。

不生产化学武器已成为最重要的未决领域之一。社会主义国家认为，需要有一种严格的核查制度以便确保将来不会在和平化学活动的伪装下发展和生产化学武器。对各种这类活动应根据它们对公约的危险性实行恰当形式的监测与核查。如果只对一些领域实行核查，而对另外一些领域的活动不实行任何监测与核查，这将有可能使公约受到危害。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希望将全面对待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查。对第二条现场质疑视察和其他一些问题也需要有一种目标更为明确的作法。

目前需要对即将到来的闭会期间的工作和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明年的会议抱一种更强烈的紧迫感。我们绝不能忘记，正在我们“成功地”发展化学武器公约的暂定案文时，有人却在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由于化学武器全面复杂化现在愈来愈难以在繁多纷杂的化学生产设施中追踪到它们的痕迹；它们的进一步扩散违背我们正在谈判的公约的基本目标。据此，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认为，在化学武器公约生效之后继续生产、更新和获取化学武器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将导致化学武器的进一步扩散因而与公约的目标背道而驰。在公约生效之后，缔约国的安全可以通过执行若干措施立即得到保证，如将化学武器储存冻结在目前水平并导致其逐渐、均衡地彻底销毁。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欢迎在有关禁止放射性武器两个议题方面取得的有限的实质性进展。然而，它们认为，考虑到所审议问题的性质，需要取得更多的成果。本集团继续关心在这一问题上更有效和目的更明确的工作，并支持特设委员会的建议，将1988年报告的附件作为其今后工作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发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障措施，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产生了兴趣。当前急需采取新的措施以克服项目6特设委员会所遇到的困难。提交给该委员会的建议提供了打破目前僵局的途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赞成继续谋求一种在安全保障内容方面的“共同方法”，尤其是“共同方案”并准备在寻求一致意见时充分予以合作。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确定无疑地准备继续为《综合裁军方案》而工作，直至全面彻底裁军。首先，根据这一方案应当取缔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一目标不能得到特设委员会中所有代表团的认可从而不能最后拟订《综合裁军方案》

草案并提交给联合国大会，对此本集团感到遗憾。本集团表示希望裁军谈判会议将继续做出努力提高工作效率。社会主义国家已在华沙条约组织外交部长《布拉格声明》中提出了有关建议。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表示希望第四十三届联合国大会将恰当评价1988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它应当首先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个别项目的审议和促进其工作的进一步进展。这样一种行动必将加强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形象。

最后，我愿向我们会议的秘书长科马蒂纳大使、他的代表贝拉萨德圭大使和他们的助手们以及秘书处的所有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我们提供的服务。

主席：

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发言和对我的友好致辞。现在我请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发言。

弗里德斯多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在我开始宣读讲话稿之前，请允许我向印度新任代表，夏尔马大使表示热烈欢迎。我国代表团期待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同他一道工作。

在裁军谈判会议1988年夏季会议结束之际，我国代表团认为，当务之急是找出我们议程需加以特别注意的显然最为积极和紧迫的项目。为此，我谨提供我国代表团对禁止化学武器夏季工作的评价。

总的说来，今年夏季的谈判成果喜忧参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并非出自于缺乏共同目的。本会议各成员国具有一个共同目标——即在有效核查下在全球范围真正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苏伊卡大使和三个工作小组主席沼田贞昭先生、马塞多先生和齐马先生以严肃认真专心致志的方式使这一公约初具规模。我们对他们的献身事业的精神和孜孜不倦的工作表示钦佩。此外，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虽然有一些分歧，但特设委员会最终还是找到了妥协办法，使其就报告达成了一致意见。特别是，委员会建议制定新的程序，以结束对报告中所列文

件方式的一再争吵，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和发展财政责任原则。美国代表团将继续寻求简化委员会工作的途径，同时不损害实质性谈判。我愿补充说明，这种根据总的节约需要作出的努力应当全面扩展到会议工作的其他领域。

但实际情况依然是：目前的进展速度本应保持在较快水平，以反映我们工作仍很紧迫；但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却放慢了下来。关于所谓“最后条款”的工作就是一个实例，在这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迹象。今天上午我愿意提出一些促进向前发展的建设性建议。这些建议可分为三类：第一，提高参与程度和增加公开性；第二，重点解决棘手问题；第三，努力寻找创造性办法。我将概述我们自己对上述每一类的想法。

关于提高参与程度，使美国感到鼓舞的是，实现一项真正的全球禁止条约的重要意义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例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和埃及代表团提出了与目前未派代表出席本会议的国家协商的建设性建议。我们欢迎这些建议。吸引非成员国的注意是很重要的。但是不应当忘记，会议成员国的积极参加更为重要。若要缔结一项真正的全球性公约，谈判者必须倾听并且要照顾到众多国家的意见。为此目的，需要各级水平更积极活跃地参加讨论。我们鼓励其他代表团，尤其是那些最近未这样做的中立和不结盟国家的代表团在全体会议上和谈判工作小组中亮明自己的观点。积极参加谈判是承担义务的一种重要标志。

承担义务的另一重要形式，即支持《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该协定为谈判一项彻底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奠定了基础。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该协定所载的准则进一步遭到破坏。对于《日内瓦议定书》的缔约国，这意味着采取行动制止已发现的违约行为继续发展。在这方面，我愿告知本会议，美国对伊拉克向库尔德族人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感到严重关切。我们已经在很高的级别上向伊拉克政府强调了这种关切和它对美伊关系的潜在影响。美国一直在与联合国官员、安理会理事国和其他国家协商，讨论是否需要由一专家小组进行调查。

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提出的，非议定书缔约国应当加入议定书。遗憾的是，正如索尔斯比大使在8月16日的全体会议发言中指出的，本会议一些成员国仍有待成为议定书的缔约国。

增加公开性也是承担义务的一种形式。我们欢迎今年夏天为促进谈判而提供的数据。我特别指的是印度尼西亚大使卢伊斯7月11日发言中提供的数据以及荷兰、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作文件中提供的数据。美国代表团也向会议提供了新的数据。然而，还需要有更多的信息，特别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和中立/不结盟代表团的信息资料。例如，本会议约有四分之一的成员国显然甚至从未表明过它们是否拥有化学武器。若干具有重要化学工业的国家尚未表明它们是否拥有属于公约监督条款范围内的工业设施。我们敦促尚未提供这类一般信息资料的国家在近期内提供。

避免棘手而敏感问题也许是人类的本能。但在谈判中避免棘手问题只能延迟完成公约草案的任务。相反，会议需要找出影响协议的真正障碍并加以消除。为了促进这一进程，我愿突出强调三个问题。美国代表团认为它们是关系到谈判能否成功的核心问题。

其中一个最棘手和最敏感的问题当然是保证在过渡时期，即在销毁化学武器以及生产设施的10年期内使安全不受减损。美国是一个保持威慑性化学武器能力作为其全面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国家，认为关键的是保障，随着这一能力的逐渐消失，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盟国的安全不受减损。我们当然同意其他人对这一问题所表示的关切。我们认为，现在该是直接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以便确定问题的性质和程度，并就如何以大家都满意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交换意见。我们欢迎在闭会期间的讨论中根据计划来讨论这些可能涉及公约若干条款的关切问题。

委员会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研制新武器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最近由苏联、意大利、联合王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提出来。我们同意这种意见，即需要对公约草案的各项条款仔细斟酌，以便保证它们尽可能有效地对待新物剂的潜在威胁。让我们看一下问题的本质，而不是它的表象。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一些代表团对通过实验室合成少量附表(1)化学品所表示的关切的确实是对研制新物剂的关切。几个月来，特设委员会就关于宣布这类实验室的建议进行的辩论一直毫无结果。我们同意瑞典代表团9月13日对这些建议所表示的关注。到目前为止，委员会尚未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即新物剂的问题，正是它妨碍了与附表(1)

有关的其他问题的进展。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当立即解决这些问题，委员会应当分开来专门集中注意新物剂的问题。

今天我要提出的第三个关键问题就是进行质疑性视察的方式。厄克于斯大使1987年召集的深入细致的协商清楚地表明，尽管普遍支持制裁制度，但一些代表团对此仍然持严重的保留态度。由于认识到继续从正面入手不会有什么结果，以及质疑视察制度的其他方面在形成代表团的观点方面会起到重要作用，C工作小组主席沼田贞昭先生以其深刻的洞察力今年将工作的重点集中在这些问题的其他领域。在其耐心和干练的领导下，讨论颇有成果，并且对“暂订案文”作了重要补充。我们认为这一卓有成效的工作将有助于再次集中讨论质疑视察时解决其强制性这一核心问题。在这方面，我谨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近关于质疑视察程序的工作文件表示赞赏。这一十分有用的文件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系列重要文件中的最新的一份。说到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有关个人的情况，即我国代表团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哈拉尔德·罗泽大使的离任真诚地表示遗憾，他对本会议的重要贡献将长久地为人们所怀念。

十分清楚，刚才我所提到的问题并不是遗留下的唯一难题。厄克于斯大使在星期二的重要发言中列举了其他问题。其他代表团也可能要强调其他问题。我促请它们这样做，以便使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了解到问题的真正所在。只有更好地了解项目的优先顺序和遗留工作的范围，才能实现公约。

我想强调指出，对付由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构成的这种独一无二的挑战，需要有创造性的措施。今年提出了若干具有想象力的建议，例如关于促进真正的全球性公约的建议、在谈判中建立信任的建议、建立迫切需要的数据库的建议、试验视察程序的建议和提高监测化学工业制度有效性的建议。在厄克于斯大使的主持下，关于试验性视察的不限人数的协商汇编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建议。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些建议的提出者们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为我们解决必须加以解决的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具有潜在成果的办法。

此外，挪威提供了它对调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有益研究的进一步研究结果。芬兰也提出了独特的全面研究的补充结果。我们认为，这些关于核查方法的研究

工作是促使谈判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这些贡献使谈判变得丰富多彩并为缔结一项完善协定提供了所需的智力投资。简而言之，它是我们为实现一项真正符合国际社会安全需要的公约而共同努力的一部分。

需要有更多的代表团提出更多的建议。凡愿意看到谈判取得进一步进展的人们都有义务提出新的建议，使这种进展变成现实。我们希望在重新恢复谈判时将会出现更多此种建议，并希望由此而取得进一步进展。

主席：

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现在，我请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主席泰尔阿达特大使介绍 CD/870 号文件所载的特设委员会报告。

泰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谢谢你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在你担任主席时的第一次发言，我愿作为一名委内瑞拉代表，表示我们十分愉快地看到你在 9 月份主持我们的工作。我们两国不仅被牢固的友谊纽带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在一个组织中具有长期的互利合作传统。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确实保护属于我们两国主要自然财富的资源。你本人在这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愿与你合作并预祝你在这一艰巨的任务中取得成功。我国代表团支持那些希望目前的谈判将导致最终解决海湾冲突的代表团的意见。我还愿借此机会向我们的新同事，匈牙利的沃尔高大使、缅甸的昂丹大使和印度的夏尔马大使表示欢迎。我们愿与他们进行最广泛的合作并预祝他们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功。我还愿向哈拉尔泽·罗泽大使，或通过他的同事们，向他表示，我们对于他行将离开日内瓦感到实为遗憾。他待人亲切并一向以不偏不倚和建设性的方式参加会议。我们确信，他的政府委派给他的新职务将使我们有机会时常见到他，以便使我们能够继续从他一向可贵的合作和热情的友谊中获益。

现在我荣幸地向裁军谈判会议介绍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在本年度我有幸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正如你刚才所说，本委员会的报告载于 CD/870 号文件，它包含 4 个章节—— 导言、对工作安排的说明、对 1988 年会议

期间的实质性工作的记述和结论。 尽管从报告本身可清楚地了解到所进行的活动，但我愿向本届会议补充介绍一下所做的工作。

首先，我愿向我三位尊敬的前任，本会议主席，埃及的阿尔法拉吉大使、蒙古的巴亚特大使和意大利的普列赛大使表示理所应当的赞赏。 他们在各自的任期内分别为1988年委员会完成任务奠定了基础。 他们每一位都依次对工作给予了新的和有利的促进，这对我完成任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我说今年本会议的议程项目五具有某些十分特殊的特点时，我想我并没有夸大事实，因为有两种主要倾向竞相影响多边论坛中对这一项目的处理。 一方面绝大多数国家要求采取具体措施预先防止军备竞赛蔓延到外层空间。 另一方面，这一问题对于某些国家来说特别敏感和微妙，促使它们采取极为谨慎的立场，使多边行动受制于双边努力的进展，因而妨碍了本会议在这一领域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认为，今天我向本会议提出的报告将能使人们看到，今年这个议题已经成为人们日益关切的问题了。 有更多的代表团在会议全体会议上和在特设委员会会议上都发表了意见，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我认为，它反映出在总的裁军议程中这一议题享有日益优先的地位。 作为特设委员会主席，我所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才能设法保证在以往所完成的工作基础上安排好今年的讨论，以便能够使国际社会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努力向前迈进一步。

在我们一开始工作时，我就说过，要想作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以最有效和最实际的方式进行工作。 当时我是在重复法国大使莫雷尔最近所讲的一句话。 当时他强调必须“以明确、具体和现实的方式”处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 我认为这种对待委员会工作的态度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因为今年尽管某些人仍然不愿意承认它，但在这一议题的审议方面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 可从报告的第三章中清楚地看到这一变化，该章显示，1988年我们对工作计划所包含的各种问题的实质性审议要具体得多，从而导致了对于这一议题包含的微妙的政治和技术含义有了更好的了解。 与此同时，与这一复杂问题主要有关的国家根本立场上的重大分歧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认为这非但不是倒退，反而标志着进步。 如果我们不清楚地了解使我们产生隔阂的原因，就无法解决分歧并弥合两个极端之间的鸿沟。

报告第三章的另一方面清晰地说明，今年绝大部分讨论是围绕着该议题的辩论中提出的各种建议进行的。这使我们的工作侧重于采取行动并且还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特设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认识到工作计划所包含的三个议题同等重要，并且认为其中任何一个议题的讨论都不能单独完成，但同时，委员会中相当一部分成员不希望工作计划成为一种妨碍委员会工作取得进展的束手束脚的东西。我冒昧编写的一份非正式文件大大促进了对各种建议的讨论。我在该文件编辑整理了自委员会存在四年以来由各代表团提出的各种建议。简单说来，我们集中注意了工作安排中与现有建议和未来倡议有关有关的项目。这一情况进一步证明了所称工作计划包含的三个要点之间的“有机联系”。同时，也表明如果我们要想取得进展就必须集中精力制定国际社会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所能采取的具体措施。

我必须承认，在我担任特设委员会主席的整个期间，我时常感到好象是在驾驶一辆四轮车，其中有一个轮子已失灵——有时它甚至方向不对——结果车开起来困难重重。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就结论而言，委员会在目前提交本会议的报告中只不过重复了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中所载的结论。因为报告的这一部分综合了有可能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和构想，因此，我们无法超出你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报告内容。经过各方妥协，决定重复特别报告结论。这表现了本会议各成员国的灵活态度和保障特设委员会未来工作连贯性的愿望。在我即将结束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委员会报告介绍的时候，我愿将它提交本会议批准，同时表示真诚希望委员会明年的工作能够按照这一议题重要性的要求得到促进，以便使其结果忠实地反映出国际社会对外层空间将成为军备竞赛的另一场所这一日益增长的危险的深切忧虑。

最后，我谨向埃及、蒙古和意大利代表，向各小组的项目协调员及中国代表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委员会工作给以宝贵支持以及一向对我提出带有针对性的适当忠告，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我的工作。我谨向委员会秘书艾达·列文女士特别表示感谢，感谢她一贯进行宝贵合作和为委员会不知疲倦的工作。我还向秘书处的所有其他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并协助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服务，使委员会的会议能够不受干扰地顺利进行。还有对口译人员理

应给予感谢。我们对他们的专业技能和他们对待工作的尽职态度表示极为敬佩和深深的敬意。

主席：

我感谢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主席，泰尔阿达特大使对 CD/870 号文件所载的该附属机构报告的介绍性发言以及他对我对我国所表达的友好之意。我对泰尔阿达特大使完成了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表示祝贺。我们将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该报告。现在我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发言。

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我们的新同事，印度的夏尔马大使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他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我还愿向我的邻座罗泽大使表示友好告别。他对本会议的工作曾作出过许多宝贵贡献。我预祝他在新的岗位上一切顺利。

今天我只想作一简要的发言，这是我在 1988 年 8 月 18 日对本会议表示要作的发言，该日的前一天在美利坚合众国内华达试验场进行了首次实验性联合核查试爆。

一个月以前，当第一次实验性核爆炸被引发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格拉芬堡台阵的地震记录提交给了裁军谈判会议。其目的在于显示能够迅速提供和不受妨碍地获取地震波形数据的“开放性”地震台站的优越性。作为全球地震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开放性台站能够促进国家数据中心与国际数据中心之间波形数据的交换程序。

目前，正值第二次实验，它是昨天于 0400 协调世界时在苏联东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廷斯克试验场进行的，“开放性台站”构想的能力再一次显示出来。然而，这次同我的发言稿一起发给各位的地震图数据图表显示了两个“开放性”台站的记录。第一份同上次试验一样，来自格拉芬堡台阵的地震台站。距塞米巴拉廷斯克 4000 公里，地震信号在爆炸大约 8 分钟之后到达联邦德国。第二份数据

图表的地震图显示了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查特斯堡三分向台站记录下的信号。由于距塞米巴拉廷斯克 10000 公里，信号于 0413: 07 协调世界时到达该地点，比前面的一次晚 5 分钟。预期的时间刚过，立即通过国际包交换数据网的高速通讯线路接通了澳大利亚的开放性系统，以便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家数据中心传输记录到的波形。我们于昨天早晨通过传真日内瓦收到了该中心发来的地震图的数据图表。

尽管这一波形数据交换实验是在双边基础上进行的，然而同一类型的其他台站很容易被接收进来，因为“开放性台站”的构想既不需要专门安排数据传输的组织，也不需要复杂的技术程序。无论如何，这一小规模试验再次证明了这一构想的效率很高，并且证实了自由和无妨碍获取数据的优越性。

就第二次实验进行的爆炸而言，其产生的震级在两个台站均记录为 $m_b = 6.0$ 。澳大利亚台站的地震数据证实了这一结果。假设爆炸是在湿性硬岩中进行的，格拉芬堡测到的震级相当于 15 万吨 TNT 当量略低。与美国内华达试验场周围的情况相比，这一假设当然更符合于苏联东哈萨克斯坦试验场的地质条件。因此，这一结果的可信性应当高于第一次实验爆炸结果的可信性，第一次估算的当量只有 75,000 吨。如果两次爆炸具有同样的当量，美国核试验的当量由于其试验场的特殊地质条件未被考虑在内而被估计过低了。如果能象美国和苏联表明的那样公开发表以往核爆炸的数据和这两次实验的数据，那么，以地震学手段作当量估算的不确定性就会很小。

同样，我们继续希望本会议不久能够在一个具有恰当职权范围的附属机构中就未来的核禁试条约问题开始实际工作。正如实验结果所显示的对将在全球实施的禁试进行有效核查的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借助科学专家小组成员们的技术专长，这些问题是能够在本会议得到很好解决的。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实际停滞之后，美苏就有关核试验和联合核查所进行的双边会谈极大地改变了政治形势。本会议各成员国应当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使裁军领域中的双边和多边努力能够以建设性方式相互促进，从而对这一进展做出响应。

主席：

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现在我请巴基斯坦代表，埃兹迪先生发言。

阿西夫·埃兹迪先生（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由于我是在这个月中第一次发言，我愿首先热烈地祝贺你就任本会议九月份的主席。作为两个兄弟般的伊斯兰友邦，巴基斯坦和伊朗享有最密切的关系并且在国际论坛上具有长期相互合作的传统。我国代表团愿向你保证我们全力支持你在这个月和在闭会期间履行重要责任。在指导我们的工作中你已经充分显示出了你的才干，我们相信在你的领导下，本会议今年的会议将能够顺利而有效地结束。我还愿向你的尊敬的前任，印度尼西亚的卢伊斯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赞扬他在处理本会议上个月工作时的干练方式。

我愿借此机会欢迎匈牙利的沃尔高大使、缅甸的昂丹大使和印度的夏尔马大使，他们是自我国代表团上次发言以来参加本会议的。我们期待着与他们一道合作完成我们在本会议中所面临的许多艰巨任务。我还愿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罗泽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于他新的使命的最良好的祝愿，并对他为我们工作做出的宝贵贡献表示赞赏。

在本月会议开幕之日，贵国外交部长，阿里·阿克巴尔·维拉亚蒂先生阁下在他的讲话中提请我们注意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公约的紧迫性。我打算在今天的发言中谈一下这个问题。

一项全面、有效、可以核查和平等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重要性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由联合国进行的独立调查一再发现，在两伊战争中这些武器的使用几乎成了习以为常的情况。受害者不仅有军事人员而且还有无辜的平民。然而，面对这一公然违反《日内瓦议定书》的行为，响彻全世界的愤怒和忧伤并不足以遏制这些可怕武器的使用。恰恰相反，它们的使用在最近几个月中不断升级而且愈来愈频繁。我们对这种势态发展抱以严重关切。两伊战争已经显示出了

化学武器在军事上的作用。 这些武器帮助使用者们赢得了战场上的胜利。 对使用化学武器的禁止似乎已经减弱。 在起草一项有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时，我们必须牢记这些教训。

在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各国普遍地认识到及早实现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的重要性的将它作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加以谋求的重要性。 我们愿对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波兰的苏伊卡大使和三个工作小组主席，捷克斯洛伐克的齐马先生、墨西哥的马赛多先生和日本的沼田贞昭先生表示赞赏，他们以充沛的精力和才干指导了我们的工作。 然而，尽管他们足智多谋并且辛勤工作，但今年夏天取得的结果低于人们的期望。 我们的谈判似乎正在失去势头。

我们十分了解仍然存在的一些困难问题，其中一些大体上是技术性的，而另外一些则是政治性的。 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由于我们正在就公约的细节进行工作，因此决不当丧失目标，即一项能够保证查出任何重大违反行为并保证所有缔约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公约。 只有这样一种公约才具有生命力，才能吸引广泛的加入。

在关于监视化学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的 A 工作小组中，我们的讨论未能使人感到鼓舞。 会议一开始就交给我们处理的第六条案文及其附件未能取得任何重要进展。 在某些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是重申老的立场而不是认真努力寻找解决办法。 我们并不低估为这样一个工业制定一项有效的核查制度的复杂性，这个工业生产各种用途的各种化学品并对公约构成层次不同的威胁。 我们也承认不应对合法的工业活动设置任何不合理的限制。 然而，首要的考虑应当是逐渐发展一种机制从而创造对遵守公约的信任，并将出现的违约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如果我们不得不犯错误的话，我们应当犯侵扰性太大而不是太小的错误。

尽管在第六条上没有取得具体的进展，但仍然做了相当有益的工作。 今年夏天我们与化学工业代表的对话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临时检查的构想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并且首次集中处理了情报资料保密问题。 这两个问题均涉及到正当的关切并需要进一步的详细研究。 正如我国代表团在今年早些时候声明过的，在不受例行视察的设施内秘密生产问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时，

我们应当避免给技术秘书处任何可能有损于其非政治性的权力。我们理解工业部门十分重视保护敏感情报不被商业竞争者窃取。然而，不应当让这种关切压倒有效核查的需要。我们感到，此处对商业优势的考虑应当服从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一些生产与公约有关的化学品的国家准备在国家一级进行试验，以检验公约的核查程序并汇集他们的经验，以便在特设委员会中作出评价，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多边的实验性试验应当尽早跟上这一做法。我们毫不怀疑这些试验的结果将有助于发展和完善视察程序。在这方面，我愿对不限成员名额的试验性视察协商会主席，瑞典的厄克于斯大使表示赞赏，赞扬他所做的宝贵工作。

我国代表团以及21国集团内的大多数其他成员特别重视第十一条，它关系到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这个专题在A工作小组作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份基本上没有括号的案文。我国代表团希望象其他已经得到深入审议并且取得广泛一致的案文一样，把有关第十一条的谈判拟出的措辞放在附录一中。遗憾的是，一些代表团以我们感到完全无法信服的理由反对将其纳入“暂定案文”。

B工作小组中就生产设施的定义、就所有这类设施应当销毁的原则和就“暂定案文”第二和第五条随后的更改所达成的一致是今年会议的一个主要成就。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和生产设施的顺序问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领域。正如我们在过去说过的，应当以适当调整销毁顺序的方法解决销毁期内的安全关切。然而在这一期间保存秘密储存或继续生产将违反公约的基本宗旨。

对于一项保证所有加入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可行公约来说，第十条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设想化学武器的威胁将随着公约的签署和生效而消失将是不现实的。每个国家在成为缔约国之前都必然要使自己感到满意，即通过加入公约不会更容易受到一个潜在对手的化学武器攻击。这些武器在过去曾经被用于那些缺乏同样的报复能力并无力防护这些武器的国家。随着对化学武器的生产和拥有的禁止，拥有保护能力对于公约缔约国来说就变得更为重要。相当多的国家拥有这种能力，但更多的国家却没有这种能力。因此，极为重要的是公约应当包含有效和可靠的防护措施的援助条款。只有这样，这一问题才能得到现实的解决。正如一个代表团在我们的上届会议上指出的，这些问题不是学术或理论问题。它们直接关系到许多国家的安全，因此不能草率对待。

今年夏天我国代表团在 B 工作小组提出了一些设法使第十条真正具有意义的建议，其中一条建议是缔约国应当在示范协议的基础上与公约组织缔结关于在提供保护性措施援助方面的协议。然而，某些代表团却故意要使第十条条款含糊不清和定义不明。这种作法不可能加强公约的信誉或生产力，或吸引广泛的加入。在此我愿表示我们对苏联大使纳扎尔金在 1988 年 8 月 11 日所作发言的赞赏，其中他表示支持第十条之下的缔约国集体措施条款，并且支持缔约国和技术秘书处就这一问题达成专门协议。

C 工作小组已在与质疑性视察有关的两个具体领域中取得了实际进展，即提交报告之后的程序和质疑性视察的行为准则。然而，第九条仍然存在着许多关键问题。这些应当以多边措施加以解决，这种措施应当承认每一缔约国有权要求澄清引起质疑视察的疑虑。为此目的，应当赋予执行理事会解决争端问题的权力。

在特设委员会主席的指导下，公约最后条款的讨论有助于澄清所涉及到的问题的不同方面。我们希望这将成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公约应当载有明确禁止任何保留这一条款。此外，对《日内瓦议定书》有关禁止使用所作的任何保留显然与第 1 条不相符合，因此对于公约缔约国而言不应允许这种保留。

我们应当赞赏有些代表团，它们向会议提供了各自化学武器储存和生产设施的资料以及它们生产的与公约有关的其它化学品的资料。这样做将会加强相互信赖并有助于制定有效核查程序的任务。

埃及大使埃拉拉比在上周的发言中提醒我们注意在我们的辩论中尚未得到充分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我所指的是，缔约国对使用化学武器或者以其他方式对缔约国威胁使用化学武器的另一个国家——无论其本身是否是缔约国——所应采取的集体措施。最近使用化学武器的实例表明，国际社会的斥责或谴责对于化学武器的使用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除此之外关键的是国际社会应当具有使顽固不化的国家停止其行为，或至少如果它一意孤行就要使它付出很高代价的机制。目前的“暂定案文”设想成立一个执行公约的多边体制性结构。现在就应当审议赋予其中哪个或哪几个部门执行针对违约国家的措施这个问题。尽管这一组织安排上的问题基本上属于第八条的范围，然而我们认识到它还影响到公约的其他部分。

因此，可能值得将这个问题单独放在一条中并在闭会期间与特设委员会主席刚刚提到的其他问题一道审议。

一些代表团已强调了普遍加入化学武器公约的重要意义。我们赞同这种观点。实现普遍加入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公约条款能使每个国家感到成为缔约国比置身于公约之外更符合其安全利益。就此而言，我们在此强调关于援助或在违约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有效条款可能成为加入公约的重要吸引力。

主席：

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和我的国家的友好之词，感谢他提到我国部长在这一庄严机构中的讲话以及他对我的前任卢伊斯大使的友好之词。现在我请澳大利亚代表巴特勒大使发言。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在我开始今天的发言之前，我愿请本会议注意今天根据我的要求散发的CD/872号文件。它载有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长加雷斯·伊文斯参议员9月9日声明的原文，这一声明涉及关于针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族人使用了化学武器的报导。

本会议此次全体会议将结束我五年来作为澳大利亚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在此情况下，我感到比较恰当的并希望有用的是谈一些个人的看法。我强调看法这个字。我自称只不过是一些看法。

当1984年2月我担任这一职务时，我是澳大利亚的第一任裁军大使。澳大利亚政府1983年专门拨出资源用于裁军任务的决定，至少直接反映了澳大利亚所关切的两个十分具体的问题。第一，我们对在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多边国际机构的坚定不移的信赖。澳大利亚在旧金山《联合国宪章》制定会议上发挥了主要作用并且是这一组织的创始国之一。我们澳大利亚人当时相信国际社会应当由一套崭新的价值观念和制度重新塑造，而其核心是决心——我引用宪章原话——“欲免后世再遭……战祸”。今天我们持同样的观点。如果的确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就是，在伟大的非殖民化运动——它带来了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关

系的现实——之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壮大，这一观点得到了加强。

第二，无论是五年之前还是今天，澳大利亚始终坚信，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需要谈判具体、实际和持久的军备控制措施和裁军措施。我坐在本会议的会议桌旁自己的席位上，我为充分了解那些鲜明的属于澳大利亚的观点而感到充满力量，但并未因了解本世纪以来在日内瓦举行过各种形式的裁军会议其中不乏有大人物参加并且总是面临极为复杂又十分重要的任务而感到畏惧。

在过去的五年中，也就是目前裁军谈判的一半年龄，我个人的工作经历丝毫未能改变我对我们在这一机构中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然而，象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一样，我的经历也是有喜有忧。我曾经有一些时候对我们工作上的困难和进展缓慢感到抑郁和沮丧，这种情绪似乎一度占上风。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似乎走出了隧道看到了光明。好象这种复杂的经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可以把裁军工作形容为将哲学付诸行动的一个很好的实例。在哲学方面，我们都面临着人类生活的本质和人类关系的问题。

例如，我们不得不反躬自问，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难道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从存在不同观点的意义上说回答可能是“是的”。但那些有分歧意见的人难道不可避免地非要拿起武器发动战争吗？当然不是。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拥有武器难道会使暴力冲突在所难免吗？或者说是否是观念上的分歧导致人民和国家拿起武器？我不敢妄称对这类问题有任何玄妙深奥的答案。但我将下一个与这些问题和我们的时代有关的简单的断言。

我们生活的时代的武装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高。从绝对的意义来看是如此，即从专门用于武器的资源比例来看是如此，就是从相对意义来看也是如此，即从现代武器系统的复杂程度和破坏力的意义来看也是如此。我认为这一断言是事实，它提出了一种唯一的必然要求，即我们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刻不容缓地需要裁军和军备控制。这一事实赋予裁军谈判会议工作以不可低估的意义。

正是由于我对我们的工作重要性持这种看法，所以现在我愿提出对我们的工作方式的某些建设性批评。我是作为会议的朋友这样做的，并且我是抱着乐观态度

这样做的。 由于我们肩负着如此重要的任务，因此思想上甚至是理论上的纠缠不休不应当在我们的会议上有市场。 我们把过多的时间浪费在唇枪舌剑的争辩，看谁的教条式的正统裁军观念最优越或最神圣。

如果把重点从这种争吵不休断然转向与这个现实世界有关的以下实际建议：军费开支、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消除化学武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话，那么会议的工作将会得到极大改进。

我认为在会议工作中存在过多拘泥外交礼节的情况。 把过分多的时间花在相互祝贺职务的就任方面，而这种就任通常要么是本国政府的任命，要么只不过是出于字母排列顺序轮到我们时才担任这种职务。 联合国大会的议事规则第110条谋求防止把时间浪费在正式发言的祝贺上。 正如今天我所作的那样，我们应当在本会议遵守同样的制度。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公众就可能把本会议看成一个温文尔雅的俱乐部而不是工作场所。

我在本会议的经历中经常碰到我们把时间花在已成立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上，而这些委员会应当成为我们严肃的裁军谈判工作的动力来源。 这种影子游戏、这种以形式代替内容的作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我真正认为是背离我们的议事规则的，而这些规则是我们自己通过和起草。 有关的议事规则——第23条承认我们对议程上的各种问题的审议和工作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 第23条划清了两类问题之间的界线，一类是可能存在“谈判一项条约草案或其他草案案文的基础”的问题，另一类是最好由工作小组或技术组或政府专家小组处理的问题。

由此使我想起一个神学概念，我记得在基督教神学中曾经有过一次争论，大概是在五、六百年前，关于在一个针尖上可容纳多少天使。 这场争论从未了结，但幸运的是它似乎已被丢弃在历史的垃圾堆中了。 我们应当以同样的办法对待关于职权范围的争吵，从而抛弃任何进一步的外交上的细微差别的偏爱，着手处理实现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更实际、更关键的工作。

在每年的会议结束时，我们都要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一份关于我们在这一年中做了哪些事情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试图叙述我们是如何从事赋予我们的关键任务的。 起草报告是不公开的。 我说我们至少应对这一事实感到庆幸，因为我

不相信把我们派到这里来的人——归根结蒂也是各国人民——如果看到那些私下会议中发生的情况敢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

匆匆忙忙地抱怨缺乏进展，其盲目性就象北极旅鼠一样可悲。关键不在于是谁的错误而在于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和我们如何能够在下一次解决它们。

我在本会议工作的这几年中，通常所称的东西方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为裁军带来了重大进展，并且超出了裁军范围，为潜在或实际解决世界若干地区的严重冲突带来了重大进展。我向那些东西双方促成这一变化的国家表示祝贺，我还冒昧的要求它们促成更多的变化。

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进展应当而且必须继续下去。但首要的是承认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机构。它代表的是整个国际社会。因此它还是一个从中调整好所谓南北关系和东西方关系的机构。在我们的裁军领域中南北关系的发展目前落后于东西方关系的发展，对此我感到甚为关切。需要既对军备和军备控制做出努力又对裁军问题作出新的重要努力。这些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困扰着一些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的国家。我们议程上缺少这种问题，特别是常规裁军问题，这是错误的，迫切需要改正。

我这么说同时也想澄清，我并不否认核武器对全球构成的威胁。从这种意义上说，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包含主要的核武器问题是正确的。但至少使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本会议的若干成员国不是核武器国家并且声明坚决反对这些武器和反对核试验，却拒绝协商一致同意就这些问题开始实际工作。这似乎表现为宁要意识形态上的抗议也不要实际进展，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立场又加重了对这些国家本身核计划的理所当然的关切，这就使得意识形态不得不冒被人视为假招牌的危险。

另一方面，如果让我找出我认为本会议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会说这个问题就是两种情况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一种是，两个主要军事国家正在开展的双边工作，另一种情况是本会议中发生的或在某些时候没有发生的那些情况。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年前对本会议缺乏进展提出的最为通俗的理由就是美苏双边关系有问题。据说，如果这两个国家处于停顿状态，怎么可能期望我们——只不过38个国家——搞得好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学问题。

而现在这两个国家关系不错，所以按照以前采用的逻辑，我们应当搞得更好。但已证明这种逻辑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么从这种逻辑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回答是已经显示出以前所谓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动我们才能动的说法是错误的。这在过去或现在是否正确我没有把握。另外一种答复可能是先前的逻辑只不过是用以掩盖其他议程的一种辩解而已。

可能有人会更详尽具体地分析这种现象，但我怀疑不会产生什么结果。当然主要的现实应当是我们当中不属于所谓超级大国的国家应当在裁军行动方面合作和相互依靠。我们不仅应当要求拥有超量武器的国家取得双边进展而且还应当要求这种进展使它们在我们的多边努力中采取更为合作的态度，并且使我们能够抓住它们双边努力提供的机会确保整个国际社会一同前进，实现关键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

我想我们都应当认识到军备控制和裁军进展必然是曲折复杂的并且是线性发展的。大幅度跳跃是很少有的并且如果缺乏节制，的确可能引起不安。由于我认为我们处理的是这种进展，因此，我拒绝任何关于本会议失败了的说法。我提起这种说法只不过是能够频繁地听到它。我希望它没有市场。正象化学武器谈判表明的，我们正在处于一种以广泛进展为标志的进程中。

对过去十年本会议工作的狭隘看法必然是批评性的。它只简单地认为——会议的任务就是产生协议，它连一份也没有取得，因此失败了。这种说法就象在一次漫长的旅程中随意拍一张照片，而后说这张照片就是全部旅程的全部画面。我选择从较广的角度看问题，它承认我们处在一种线性发展过程中并力图展示整个画面，一种连续进程的全景。

我已努力提出了改善整个画面的方式。任何这样一种旅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参加者本身。在这方面，我们确实面临着会议的成员问题。这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我要作的一个主要评论是，很清楚作为本会议观察员的若干国家即使它们不是成员也仍然对我们的裁军工作作出了实质性贡献。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使这些国家坐到会议桌旁的途径。原则上说，虽然我并不认为大幅度扩大会议成员会有助于会议的工作，但我们应当促进任何愿意和能够对我们的工作作出真正贡献的国家加入我们的会议。

我并不相信为变化而变化，但我理所当然地反对对生活或历史的静止观点。我坚信这种说法——谁拒不吸取历史教训就必然会重蹈覆辙。本会议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以某种方式使它明天消失，那么有人就立即会通过提出重新创建的建议而赢得“政治家”的称号。本会议需要变化和扩大。今天我提出了一些可能使这种情况发生的方式。

最后，我热忱地相信我们正置身于本会议的一项伟大努力之中。也许在这一努力中我们应当以雅可布·布罗诺维斯基得出的结论为指导，他在其名著《人类的上升》中写道：

“人类的所有知识、所有信息只有在表现出容恕时才能得到交流。这种交流无论是科学方面的、文学方面的、宗教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都是这样的。”

我要感谢会议中我的同事们对我和对我的夫人所表示的友谊。我非常感激秘书处的工作和工作人员的尽职精神。我祝愿大家未来一切顺利，并首先祝愿你们的工作蒸蒸日上。

主席：

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由于巴特勒大使即将离开我们和本会议，我愿再次重申，他对本会议的杰出贡献和他对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的信念和宝贵的献身精神将会留给我们和所有那些在这一领域中尽职的人。巴特勒大使出色地代表了一个对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采取负责态度的国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宝贵态度的一个生动实例已经表现在今天澳大利亚的文件中和该国针对一再并得到证实的使用化学武器所采取的坚定立场。我愿代表本会议对他新的使命和他个人的生活表示良好的祝愿。

现在我请印度尼西亚大使卢伊斯发言。

卢伊斯先生（印度尼西亚）：

由于这是我在你任主席时的第一次发言，首先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阁下，一位印度尼西亚与之享有友好关系的伊斯兰国家的代表担任本会议的最

高职务。我还愿借此机会热烈欢迎尊敬的缅甸和印度大使昂丹大使和夏尔马大使并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合作。我们获悉我们尊敬的同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哈拉尔德·罗泽大使不久将离开我们。我们还刚刚了解到澳大利亚的理查德·巴特勒大使即将结束他作为澳大利亚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团长的职务。我预祝罗泽大使和巴特勒大使在他们未来的任职中一切顺利。

作为21国集团9月份的协调员，我愿就尊敬的西方集团协调员范斯海克大使在1988年9月13日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涉及项目1时提到21国集团的那些话作一评论。

首先我愿回顾，裁军谈判会议不是一个审议机构而是一个谈判机构。在会议议程项目1范围内，自然而然的是裁军谈判会议应当立即谈判和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21国集团坚决认为通过这样作本会议将会对裁军作出具体的、意义重大的贡献。然而，自其存在以来，会议从事这种谈判就受到妨碍。最为遗憾的是，会议在过去的几年中陷入的只是程序辩论。

在这一辩论中，21国集团表现出了它在谋求一种协商一致的解决办法方面的灵活性，以便能够就项目1成立特设委员会。作为证明，21国集团在这一过程中的头5年里曾经提出过三项具体明确的建议，即CD/492、CD/520和CD/829号文件。后者是在今年4月21日刚刚提出的，并且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一个不属于任何集团的核武器国家的赞同。此外，21国集团愿意指出，CD/829号文件也包括1986年2月当西方集团一个成员国任主席时他所提出建议的主要内容。因此，21国集团坚持认为CD/829号文件最适合容纳本会议中所代表的所有国家的立场。遗憾的是，本集团的这种灵活性虽得到了会议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但并未得到西方集团的响应。恰恰相反，西方集团五年多来一再坚持CD/521号文件，并且至今将其认为是正式立场。

CD/863号文件所载的建议是由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88年8月25日正式提出的，当时会议正处在拟订1988年会议报告的最忙时刻。即使在当时，21国集团仍然明显地比任何其他集团花费了更多时间讨论并且深入分析这些建议，因为它极端重视这一项目。原因很清楚：我们想要以建设性的和负责的

方式对待这一建议。的确，我们还希望在1988年会议的最后的日子里防止会议陷入一轮不必要的持续辩论之中，因为它将使会议的工作复杂化。

21国集团将以最恰当的方式和在最恰当的时候履行其诺言并且将准备在我们下一届会议上对这一建议以及其他建议作出答复并进行讨论。

主席：

我感谢印度尼西亚大使卢伊斯的发言和他对我的友好之词。现在我请印度大使，夏尔马大使发言。

夏尔马先生（印度）：

主席先生，我只作一简单的发言感谢你和今天发言的许多同事对我所表示的欢迎。正象巴特勒大使在其发言中提出的，似乎我们把过多的时间用在相互祝贺我们的任命上，但我必须说对于如此热诚的欢迎我感到非常的亲切。主席先生，我愿向你保证，我和我国代表团将会为完成本会议的关键目标和任务而不懈工作。

主席：

我感谢夏尔马大使的发言，正如我代表本会议在一开始时所说的，我向他保证在他的工作中本会议将予以全面合作。现在我请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维沃达发言。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主席先生，很抱歉再次发言，但这一次我的话将十分简短。我只想以一种更为正式和独立于我的长篇发言以外的方式表明我本人，我国代表团和我所在的集团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罗泽即将离开我们感到多么遗憾。是的，这是外交生涯的规律，同事和朋友不断循环，无一例外，并且迟早要轮到我们所有的人。但无论如何，我认为十分妥当的是向我们的同事表示良好的祝愿、祝贺和赞扬他们的工作，尤其对于我来说，赞扬罗泽大使的工作，他是我在会议中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并且多年以前就是我的亲密朋友，他曾经如此非凡地代表了她的国家，她的国家与我国有着十分良好的兄弟般的关系。

主席先生，还请允许我向巴特勒大使告别，他刚刚宣布他也要离开我们。他也是本机构中的一个杰出人物，我愿对他未来的生涯表示最良好的祝愿。我这样作希望他能原谅我可能违反了大会议事规则的第110条、巴特勒大使刚才还要求我们严格遵守它。

主席：

我感谢维沃达大使的发言，现在我理所当然的要请巴特勒大使发言。

巴特勒大使（奥地利）：

既然大家都在违反第110条，我愿表示我愉快地看到我的老朋友，印度的夏尔马先生在这个会议桌旁就座。我实际上是作为议程项目1的西方协调员发言以答复尊敬的印度尼西亚大使刚才代表21国集团所作的发言。首先，有一点要澄清：西方集团在这一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我国代表团的发言中已得到了阐明。第二，我要表示我们赞赏卢伊斯大使在他代表21国集团的发言中给予我们的保证。

主席：

我感谢巴特勒大使的发言，我想今天的发言者名单是否就到此结束，还有其他哪位成员愿意发言？我看没有了。

正如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的，现在我打算请本会议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和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的报告采取行动。两份有关文件CD/868和CD/867已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分发过了。

我是否可以建议现在我们通过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我将CD/868号文件提交本会议通过。如无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该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

现在我们通过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我将载有该特设委员会报告的 CD/867 号文件提交本会议通过。 如无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份文件。

就这样决定。

主席：

现在我转向另外一个问题。 诸位还记得，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我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在编写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方面已落后了。 当时我指出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将有大量的文件有待处理，并且指出，我们甚至有可能不能按照我的初步提议于星期五下午 5 点结束 1988 年的会议。 遗憾的是，我的顾虑得到了证实，秘书处通知我，技术部门将不可能把需要通过的文件都处理出来，而按照本会议的规则通过报告需要所有语文文本。

今天早晨我把形势告诉了各集团协调员并根据技术部门的需要向它们建议新的闭幕日期为 9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10 点，我在 9 月 7 日已经提到过这种可能性。 由于文件在处理后将立即印发，因此我们应当能够在那一天之前收到其中一些文件。 星期一早晨 11 点在代表团的文件格子将可以拿到载有报告草案技术部分以及实质性段落的 CD/WP. 348/Rev. 1 号文件的英文本，在下午可以拿到其他一些语文的文件。

因此我建议本会议 1988 年会议于 9 月 20 日星期二闭会，为此，我们应当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专门通过报告。 我看到没有不同意见。

就这样决定。

主席：

我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我宣布全体会议休会。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9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召开。

下午 12 时 30 分散会。

×× ×× ×× ×× ××